



端午·斗百草

□常书慎



“斗百草”是古代端午节流行的一种游戏，至今在农村仍可见到。斗百草，又称“斗草”，明代罗颙在《物原》一书中指出：斗草“始于汉武”，最早的记载见于南北朝梁代宗懔的《荆楚岁时记》：“五月五日，谓之浴兰节。荆楚人并踏百草，又有斗百草之戏。”

古代，先民艰难求生，生活单调，闲暇时以斗虫、斗草、斗兽等自娱。斗百草，有“武斗”和“文斗”之分。最初的斗百草，主要是“武斗”，即双方把草茎或花茎互套，然后用力拉拽，谁的花草断了，谁就输了。“文斗”即双方把自己搜集的各种花草拿来，先由一人报出一种花草名，另一人则拿出能够对得上的花草作答，如一人报“君子竹”，另一人则报“美人蕉”，如同对对联，一直“斗”下去，谁搜集的

花草多，种类齐全，谁就能成为赢家。苏东坡有一句诗，描述了为斗草而搜集百草的情景：“寻芒空茂林，斗草得幽兰。”

在唐代，斗草是儿童和妇女的最爱，崔颢《王家少妇》诗云：“闲来斗百草，度日不成妆。”古人喜欢斗草的程度可见一斑。妇女和儿童喜欢斗草，成年男子也不肯闲着，李商隐在《代应二首》诗中写道：“昨夜双沟败，今朝百草输。关西狂小吏，唯喝绕床声。”可见，这斗草游戏经成年人一玩便变了味儿，成为一种赌博形式。

宋代人除在端午节斗草之外，在春社及清明也有斗草活动。北宋词人晏殊的《破阵子》就给我们展示了一幅春日美景：“燕子来时新社，梨花落后清明……疑怪昨宵春梦好，原是今朝斗草赢，笑从双脸生。”

元、明、清时期，斗草之风不减。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第六十二回写道：“宝玉生日那天，众姐妹

忙忙碌碌安席饮酒作诗，各屋的丫头也随主子取乐。薛蟠的妾香菱和几个丫头各采了些花草，斗草取乐。这个说，我有观音柳；那个说，我有罗汉松。突然豆官说，我有姐妹花。这下把大家难住了，香菱说，我有夫妻蕙……众丫环嬉戏打闹，非常开心。这时，宝玉也采了些草来凑热闹。”

现在，农村的娱乐活动虽然比较丰富，但仍有儿童在斗百草，而且花样翻新。比如，他们把一种无叶且茎全部由节组成的“节节草”拽开，再把基本相同的另一根节节草接在其中，让对方辨别是从哪个位置接上去的，猜对者为赢，否则为输。不但现在农村仍有斗草者，一些城市在端午节也组织群众以各种方式斗百草，在增长知识的同时，也大大丰富了生活。

端午·品桃香

□江汪明

蜻蜓起舞，杜鹃声声，端午节到了，桃子红了。

端午时节，走进桃园，但见桃子缀满枝头，压弯了枝条，阵阵桃香，扑鼻而来。刚成熟的桃，如同“樱桃小嘴一点红”；快要成熟的桃，隐隐于枝叶间，羞涩地半露笑脸；熟透的桃，挂在枝头，如一盏盏红灯。

桃园里，狡狴的山雀不时来捣蛋。它们撒豆一般落入桃园，专挑熟透的桃子啄，常常使一个个熟桃负伤，惹得桃园主人边收获桃子，边驱赶它们。

街市上，水蜜桃白里泛红，像姑娘白里透红的脸蛋，皮薄肉厚，汁多味甜，香气浓郁；大红蜜桃，全身红透，像身着红袍的新媳妇，肉质细脆，口感极好；五月鲜桃，果色红艳，像穿着艳丽红衣的姑娘，果肉柔嫩，甜而多汁，品质上佳；美国油桃，娇小玲珑，青中泛红，油光发亮，像豆蔻少女，吃起来柔嫩甜脆，余味绵长。

通村公路旁，一筐筐桃子并排摆着，引人注目，一个个桃子像村姑的笑脸，喜迎南来北往的客人。买桃人轻轻一喊，卖桃姑娘便从路旁桃园里兴冲冲地钻了出来，提一篮红桃，漾一脸笑意，甜甜地对客人说，先尝尝桃吧！

卖桃姑娘挑着红桃，走进村里叫卖。甜甜的叫卖声，混合着栀子、石榴的芬芳和麦香，在袅袅炊烟中飞扬。不大一会儿，老老少少便把卖桃姑娘团团围住。新媳妇买桃回娘家，送给长辈过端午；打工仔买桃带回城里，送给自己的心上人；桃子红得可爱，孙子不时伸手去抓，老奶奶不得不买上两斤，让孙子尝尝端午桃，自己也尝尝这新品种。

端午因桃而甜蜜，日子因桃而幸福，故乡因桃而和美。



屈原

端午·顶鸡蛋

□王忆

我对端午的记忆永远和吃联系在一起，吃粽子，吃鸡蛋，还有一项忘不掉的乐趣，就是握着煮鸡蛋到处顶着玩。所谓顶鸡蛋，就是双方两手环握鸡蛋，露出半个小头对顶，谁的鸡蛋壳厉害，能把对方的鸡蛋给顶碎了谁就赢了。

每逢端午清晨，家人都要煮上很多鸡蛋，男孩子一拿到鸡蛋，就跑去去找对手顶蛋了，往往转一圈回来，既享受了游戏之乐，蛋也进了肚子。

小时候，每逢端午，我们都是揣着煮鸡蛋上学。一下课，大家便不约而同地拿出鸡蛋相互顶起来，输了就将鸡蛋扒皮做课间餐，鸡蛋不碎是断然不肯吃的，还要继续向其他人挑战。不服输的就会说，等下午我们再比试，中午回家又是一番挑选，一定要那皮厚的、壳硬的鸡蛋，一头尖尖的才行。

记得有一年端午节，我早上带的两个鸡蛋没几下子就被顶碎了。不甘失败的我准备下午再战。当看到家里煮的鸭蛋时，我脑瓜一转有了主意。谁都知道鸭蛋壳比鸡蛋壳硬，而且都是尖尖的，所以它肯定比鸡蛋厉害多了。当然，拿鸭蛋和鸡蛋顶，那绝

对是不允许的。

于是，我就想出一个作弊的办法：挑个青皮鸭蛋，又找了一块红纸，用水泡了泡，给鸭蛋染上红色，然后拿到太阳底下晒干了，一个化了妆的“鸡蛋”就造出来了。果然，那天下午，我手上的“鸡蛋”所向披靡，让我终于有种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感觉。

假的就是假的，正当我忘乎所以的时候，有眼尖的人说：“你的‘鸡蛋’怎么掉了？”不等我掩饰，手快的一把将“鸡蛋”抢过去，往衣服上蹭蹭，“阴谋”就这样败露了，结果我被大家好一顿“收拾”。

不过，我发明的这个方法倒是流传了下来。第二年端午，也有人用鸭蛋冒充鸡蛋，以至于后来我们在顶鸡蛋时，先要验明“正身”才能开始对决。这项公平竞赛的比赛，就这样被我破坏了规矩，到现在我儿时的同学还经常嘲笑我。

如今过端午，鸡蛋早不是啥稀罕物了，虽然没了游戏的乐趣，但每每想起过节顶鸡蛋的往事，我就会情不自禁地笑，为自己的作弊行径，也为儿时的游戏而开心。

端午·喜葫芦

□周铁钧

每年临近端午，我便开始怀念母亲和她的喜葫芦。

在老家，端午节也称“五月节”。进入农历五月，母亲总是吩咐家人买来红色、绿色、黄色的彩纸，由她亲手裁成工整的小方块，然后便细心地叠到深夜。“五月节”前一天晚上，母亲取出压在枕下的折纸用力一吹，它们便“腾”地鼓起来，变成一个方灯笼似的东西，母亲称其喜葫芦。葫芦做好后，母亲还要将彩纸剪成条，用针线在葫芦下穿成穗。端午节早上，母亲会在屋檐下、院子的树上和大门口挂上各种颜色的葫芦，稍有风吹，它们就开始悠悠荡荡……

晚上，吃过蘸着蜜糖的黄米粽子，母亲便开始在红红绿绿的喜葫芦下给我讲故事。母亲虔诚地信佛，她的故事中也常有佛的传奇。她说不管世事怎么变，佛永远是善良、正义的，它时刻掌管着人间的因果，所以做人必须要有爱心、真心、诚心。没人知道她的故事是否真实，却让我明白了

为人处世的道理：挚爱、友善、真诚。就是从那时起，我更加坚信母亲，坚信她的故事里的人生哲理。

我曾多次问母亲：葫芦都是圆的，它怎么是方的？为什么非要在端午节挂？任我怎么问，母亲始终没讲关于它的故事，直到我离开她去了遥远的他乡……

母亲历经艰辛地走完了七十余载人生，将充满想象的美丽和玄妙留给了她的儿女。我曾为母亲的端午喜葫芦杜撰了几个故事，或善恶因果，或悲喜恩怨，但总觉得不如母亲要讲的那么美好，那或许是一个一辈子没走出过大山的女人心底的美好夙愿，或许是她人生历程中一段刻骨铭心的追忆……

又是一个端午，母亲的气息仿佛仍在身边缠绕，将往昔的情景涂抹得蒙蒙胧胧，唯有母亲的喜葫芦清晰地摇曳在我的生命中。